

愈夜愈美麗

長春二、三號公園

夜涼如水。長春二、三號公園的夜卻熾熱如火。薩克斯風慵懶的樂音，隨著晚風飄送，飄進傾聽的人們耳中，以及心中。爵士樂一曲接著一曲，欲罷不能，更讓人不忍離去，如同寤寐之際，不想從好夢中醒來。

在長春二、三號公園裡，相似的情景，每年總要上演好幾回，母親節、中秋節等節日，音樂晚會成了居民的期待。凱悅飯店爵士樂團、啄木鳥管弦樂團、故鄉音樂團都曾經在公園內露天演出，前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張大勝也曾率團表演，在大、中、小提琴及鋼琴伴奏下，女高音的現場演唱，讓夜沸騰了起來。當地里長江永華說，不僅公園內、連四周巷道也擠滿了人，許多人迄今記憶猶新，難忘藝術對於心靈的衝擊與撼動。

即使是平常時日，公園的夜也絕不寂寞，尤其是長春二號公園，在散步的人潮散去後，義工們拿著鏟子、剪刀、水管，展開補植、修剪、澆水工作，邊忙著邊閒聊，直至凌晨時分，方才結束。

長春二、三號公園位於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巷道內，周

遭金融機構林立，人潮川流不息，都會風格十足，因此兩個公園除了承載居民間的溝通互動，也肩負提供上班族休憩的功能。

長春二、三號公園面積都不大，分別為938及1107平方公尺，但因善於運用花木的高低層次及色彩變化，使公園景觀豐富而多樣。

二號公園花海繽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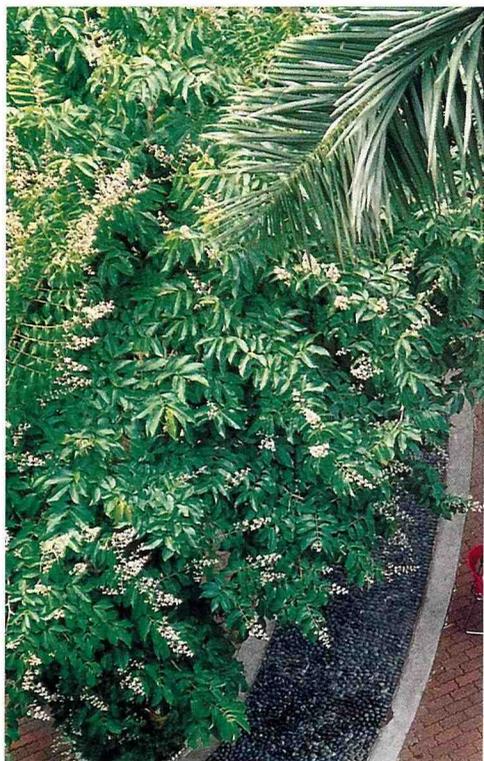
三號公園綠蔭掩映

二號公園外圍是高聳的大王椰子，往內是大花紫薇及爬滿花廊的九重葛，低層是由日日春、海棠、宮粉仙丹等草花構築的花海，行走其間，不僅不顯得侷促，甚至可以感覺涼風從樹與樹間的縫隙習習吹來，薰得人不由得閉目享受——這都會中難得的浮生半日閒。

大王椰子樹下，盛開成簇成簇的白鶴芋，迎風彷彿翻騰的浪花；修剪平整的金露華，即使並非花季，金黃色澤的葉片，在陽光下異常耀眼；蓮霧樹開花時節，象牙白的花蕾瞬間爆裂，一寸一寸地佔領了枝間葉縫；天竺葵不僅花朵色澤變幻無窮，有深紅、微朱，也有橙黃、雪白，連葉片也令人



里長江永華。



驚豔，圓裙般的葉緣呈波浪或鋸齒狀，不安於單一色調，在嫩綠中，偏要透露著淺黃，或是乾脆烙上茶色或黃色的馬蹄斑紋。

入夏後，紫色成為長春公園的基調。大花紫薇每個枝條都抽出長長的花穗，花朵像點燃了鞭炮般，依序開放，舒張的花瓣像攤開的掌，皺摺的紋路像飽經風霜似的，白天呈現玫瑰紅的色澤，入夜後則轉為深紫，宛若白日裡典雅的仕女，描深了眼線、撲上腮紅，



■ 認養基金會會長黃永傳。



■ 執行長林國瑞。



■ 財務長蕭玉綿。



■ 二號公園的娘子軍義工。

攀爬軟枝黃蟬，法國海棠，金露華、繁星花及白鶴芋正盛開，景觀豐富，處處顯露雅致的韻味。

有形的牆倒下， 人與人間，無形的橋 才能築起！

當地民有里里長江永華看著公園裡人來人往，或是倚著九重葛花廊間假寐，或在林木間佈設的桌椅用餐，總是告訴旁人「有形的牆倒下，人與人間，無形的橋才能築起」。

江永華說，長春二、三號公園均於民國69年興建完工，但整個公園以矮牆圍起，隔離了人與公園間的接觸，居民寧願繞道而行，與車爭道，也不願走進公園，垃圾堆積、土壤裸露、步道遇雨積水，兩個公園宛如毒瘤般，令人避之惟恐不及。

搖身一變，成為PUB裡風情萬種的女郎。

公園一隅，則是成片的紫花睡蓮，偶然幽香撲鼻，若有似無，總在天亮後靜靜地舒展花瓣，隨著日照愈趨強烈，花朵逐漸閉合，晚起的人勢必緣慳一面，無緣得見。

三號公園則綠蔭掩映，陽光灼灼照耀，卻只在地面投射出斑駁的樹影，數十棵楓樹、榕樹織成一張綠色的網，包覆住現代人浮躁的心，只有沈靜，沒有妄動，已三十多歲的四棵

黑板樹，有六、七層樓高，宛若一把大傘，供人們遮風蔽雨，由於樹木多，連斑鳩也來築巢，鳥叫聲此起彼落，讓人彷彿置身森林，一座都會中的森林。

為了舒緩濃烈的綠意，特別種植了多種色彩斑斕的花木，在陽光充足的地方，以鮮豔的草花營造花園錦簇的西洋庭園風格；日照較少的樹林間，則以各種耐蔭植物表現層次與色彩的美感，配置汲水泵、洗手鉢、石燈籠等，散發清爽的日式庭園風格，此時，花架上正

■ 偷得浮生半日閒。



公園的整建起始於一群熱心的居民，84年時，三號公園附近居民成立「認養基金會」，出錢出力，隔年在當時園長陳繡娟帶領下，爭取納入「台北市公共空間綠美化改善計劃」，不僅讓三號公園煥然一新，也觸動了二號公園認養基金會的誕生。

86年時，江永華還未當選里長，結合幾位志同道合的里民黃永傳、林國瑞、林協裕、蕭玉綿、蕭榮輝等人籌組基金會，在錫鑄環境綠化基金會補助經費及協助規劃下，展開重建改造工程。

整建工程首先打掉矮牆，以大王椰子或黑板樹為圍籬，貼近居民的生活步調，江里長表示，要使公園成為孩子的快樂園地，一定要讓他們看得到，也摸得到，因為容易親近，才能吸引他們逗留玩耍，雖然公園剛開放時，花木、設施都曾遭受破壞，但這是鼓勵孩子勇於嚐試的過程，如今破壞情形已不復見，就是教育的價值所在。

居民的高配合度固然是維持公園景觀的因素，義工們無私無悔的付出，才是公園景觀令人嘆服的關鍵。公園整建之初成立的認養基金會，目前仍持續運作，成員也成為公園義工。

三號公園的義工群由園長何秀蓮及基金會會長彭馮瑞琴帶領的娘子軍擔任，她們笑說，本來拿鍋鏟的手，現在改拿剪

子了，雖然外行，但她們慢慢摸索，現在已經快「出師」，可以「當副業」了。

由於義工多以家庭主婦為主，媽媽們整理公園沒有固定時間，安頓好家中老小，或是買完菜後，也顧不得休息，就往公園跑，有時獨自一人，有時則呼朋引伴，下午四時過後，陽光稍弱，更常看到她們的身影，在公園裡穿梭忙碌，撿撿落葉、擦擦桌椅、澆澆水等。

長春二號公園的義工則多是「上班族」，如基金會會長黃永傳是中醫師、執行長林國瑞是書店老闆、負責修剪花木的徐競揚是銀行經理等，工作忙碌，但他們仍堅持擔任義工，每天晚間十時過後，他們聚集在公園裡，澆水、補植、修剪，經常忙到半夜，甚至凌晨時分，除了年節除夕及颱風夜外，全年無休，有時人在外地，也儘量趕回。

擔任義工必須發自內心的喜悅

黃永傳說，擔任義工必須發自內心的喜歡，如果有絲毫勉強，勢必無法持續，他將義工工作當作休閒，剛開始時，太太不能諒解，搞不懂幾個大男人在公園裡做什麼，他們總是自我調侃，在公園拈花惹草，總比到外頭花天酒地來得好吧，久而久之，太太已能接受，並且支持，有時十點鐘到了，太太還會催促他們趕快出門哩！



■ 別緻的造型設計。

幾個大男人碰了面，談的話題經常是「沒水澆花，新幾內亞鳳仙快枯死了」、「下次換個夏堇種種看」，或是將每日的發現記錄在工作日誌中，再彼此分享、或討論解決辦法。

其實義工們原本對於園藝一竅不通，但他們從零開始摸索，因為無知，所以積極求知，從實際操作中發現問題，再尋求改進，除蟲、除草、植花，點點滴滴，都在他們的用心中累積。

例如，天竺葵雖然美麗，卻十分嬌弱，雨後如經陽光曝曬，花梗、葉片很容易腐爛，為了保護園內的天竺葵花壇，夏季午後雷雨時，他們還為天竺葵撐起了大傘遮雨哩。

尤其林國瑞因為開書店，一發現問題就翻查書籍，是大家的活字典，當發現園裡花木的嫩葉、新芽或花蕾有蛭蟪出沒時，林國瑞從書中獲知可以啤酒或消毒藥水稀釋裝在水盤中，隔天就抓到一大堆，既環保又省錢。

長春二、三號公園規劃的用心，從小地方就可以看出，利用公園花台下方空間放置園藝工具，不僅美觀，且取用方便，花台圍籬置放小動物模型，有兔子或青蛙，極具童趣，小朋友常忍不住動手撫摸；圍籬圓柱上則綴了紫色玫瑰花，更添雅趣。

公園入口處的圓柱也別具巧思，排成兩列的圓柱仿如園門，長春二號公園為黑白斑塊交錯，像大麥叮的斑紋；三號公園則因園內有十數棵原生楓樹，因此將圓柱漆成綠底，再繪上一片片楓葉；高聳的路燈則為蝴蝶造型，遠望彷彿停留在樹上的蝴蝶，等待振翅欲飛。

長春二號公園連獲89、90年台北市鄰里公園綠美化評鑑特優獎，三號公園90年也獲得這項殊榮，許多教授前來參觀時，頻頻表示有「高人指點」，江里長指著黃永傳等人，「他們就是高人」，因為用心，「功夫就是這麼來的」。

公園整建完成，鳥來築巢，蜂來採蜜，人們也跨了進來，早上六點就擠滿晨間運動人潮，單是元極舞就有一百多人參加；中午時分，公園內散置的桌椅，撐起洋傘，彷彿歐洲街頭的露天咖啡座，是上班族用餐、休憩的所在，自行帶了便當就在公園吃了起來，睏了就尋個蔭涼的地方休息；晚間吃過飯後，居民從家中走出，江里長說，大家坐在公園裡散步聊天的情景，彷如舊時三合院前擺龍門陣般，在「最都會的地方，有最鄉村的交流」。

江永華說，以前里民雖然住得近，但見了面，頂多點個頭，連招呼也不打，經常來公園後，彼此熟稔了，也凝聚了對公共事務的向心力，例如，九二一災後，他有意發起募款賑災，義工們帶著募款箱到公園募款，從傍晚五點多至九點多，四個小時內共募得327萬元，有人一捐就是10-20萬元，甚至30萬元，連問也不問，令他感動不已。

就這樣，公園的圍牆打掉，連同人與人之間的牆也一併打掉，不僅拉近了人與公園、大自然的距離，也撤除了人與人間的藩籬，即使在都會中，不必然是漠然的，也可以是熱情的。

解

松山區民有里里長江永華
電話：2712-8037 2719-1861
2717-4191

